

边塞文化散文

平之梦 著

千秋雁门

QIANQIU
YAN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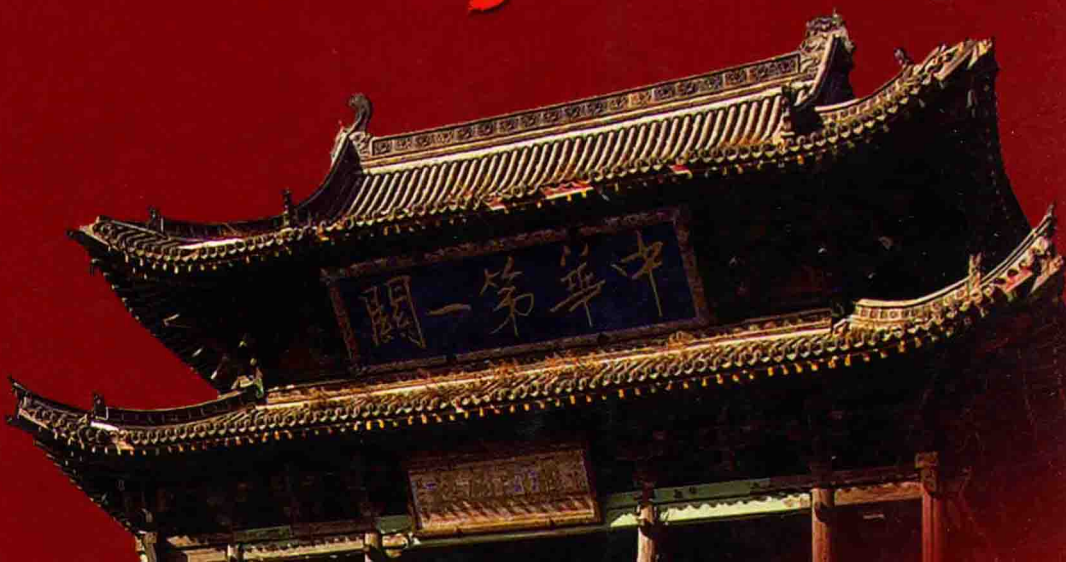
系列之一

紫塞
山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边塞文化散文

平之梦 著

千秋雁门

QIANQIU
YANMEN

系列之一

紫塞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塞山河/平之梦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6
(千秋雁门)
ISBN 978-7-203-08491-4
I. ①紫… II. ①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5648号

紫塞山河

著 者:平之梦

责任编辑:翟丽娟

装帧设计:海燕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天辰图文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5.5

字 数:400千字

印 数:1-1000册

版 次:2014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8491-4

定 价:70.00元(全二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作者簡介：

張之夢，本名張志夢，山西
省作協會員。1974年出生於
山西省繁峙縣，1995年參加工
作，歷任一線工人、班委班長，
現供職於太原鐵路局。1996年
開始創作。至作家處發表文學作
品120余万字，出版有長篇歷史
小說《雁門關》。

封面、封底攝影：梁 銘

代州赋

王凤岗

勾注横亘，紫塞雁门倚为靠；五台盘薄，佛教圣境应作怀。左带平型、繁峙，右领宁武、偏关。滹沱中流，腾涌灌漫滋全境；州城雄峙，金牛力拔壮河山。形胜并北，锁钥中原，门户三晋，屏藩畿甸。自古兵家必争，从来文化名城！

维我代州，一方古域，绵延几多沧桑演变。东段景人凿石立祖，赵武灵王固疆筑城。秦汉立建广武县，魏武迁治雁门郡；北周移肆州来治，炀帝避皇讳易名；慕古追远，隋开皇始立代州；分疆划域，明清民乃置道署。曾州领五县，直隶朝枢；亦分合并省，于今为县。建置虽更迭，不废雁代名。累朝州郡道治所，煌然军政重镇；世代军民商府藏，蔚然经贸通衢。赞曰：“阴山北去三千里，紫塞南来第一州。”

维我代州，北国要塞，见证几多兴衰更替。周穆登临，游会王母通西域辽远之疆；夏屋会盟，谋取代地启战国风云大幕。胡服骑射，创中原骑兵之首；白登突围，始公主和亲之约。秦始皇回銮，大行勾注塞；刘玄德落魄，避祸代郡城。拓跋氏建代国，一统河北称大魏；正德帝幸雁门，频饮金瓯听姬曲。炀帝受困，太原公子登台；钦宗驻蹕，北宋王朝谢幕。汉文帝城南断影，拓跋嗣州东留属。代州城下，李自成受挫；卧龙堡内，西太后怅然。白云寺中，乾隆爷挥毫赋诗；雁门关上，毛泽东指点江山。社稷倚重，帝王频顾。战伐纷争，血沁热土。山河表里，巍巍巨防。天下兴亡，于斯激扬。

维我代州，千载雄郡，成就几多豪杰英雄。李牧御边，拒匈奴千里之外，祠庙香火受享百世；杨业守关，败契丹十万余众，忠烈之名颂扬千秋。仁贵督代，白袍将军喝退突厥三万骑；克用勤王，黑鸦节度魂归州西七里铺。长城之上，蒙恬大将督军三十万；杀子河边，扶苏公子饮恨五尺剑。昭君出塞，雪满关山飞雁落；郅都巡边，鹰扬敕勒胡骑迁。李广、卫青、霍去病，纵横塞外三万里；徐达、陆亨、常遇春收复幽云十六州。俱往矣，及近代。周阎谈判太和岭，朱彭饮马滹沱河。陈锡联火烧阳明堡，贺炳炎伏击雁门关。金芳昌临刑书血诗，李秀清矢志抗日寇。山川处处埋忠骨，人间辈辈有雄魂。

维我代州，人杰地灵，孕育几多文武英才。汉荀彧，毛遂自荐拜将，朝鲜首入华夏舆图；魏昙鸾，承前启后弘法，莲宗远播东瀛岛国。释慧远，净土祖师结社东林寺；周续之，浔阳三隐携手陶渊明。范玄嵩，晋赠太师；马三宝，唐封忠公。茹汝升、王梦弼，唐明做宰相；崔懋仁、史匡翰，文武招驸马。孙传庭、张凤翼，同朝两尚书；周子梁、冯鹏翥，民国二将军。史敬思、史建瑭、史匡懿、史匡翰，史家一脉，称雄五代；冯右京、冯云骧、冯光裕、冯志沂，冯氏一族，名噪清廷。郭崇韬入相，八日灭梁，功居第一；孙传庭出将，七省督师，明朝无二。萨都刺诗词俱佳，雁门才子翘楚元代文坛；冯婉林工书擅画，代州女杰独步晚清诗界。商界巨子，王廷相执掌大盛魁；梨园名伶，贾桂林艺誉小电灯。毓秀钟灵，人杰辈出。尚武崇文，晋北称雄。

维我代州，华夏形胜，风流几多骚客才俊。张衡北望泪沾巾，庾信咏雁复飞还。鲍照雁门缘石径，李颀塞下吹金笳。江郎哀叹古别离，崔颢吟唱胡人歌。苏辙杨家谒无敌，李贺雁门太守行。傅青主留书紫塞，元好问赏月南楼。李太白游塞观白鹰，范仲淹行代话江山。朱彝尊三度雁门关，顾亭林两访代州城。周宏禴谪居纂州志，司马光常思李牧祠。诗文荟萃，照古烁今。文脉绵亘，千年传承。



维我代州，历史名城，襟怀几多古迹名胜。雁门雄关，九塞之首，阅尽兴亡，见证更替，誉称“中华第一关”；赵杲仙观，森林公园，摩崖嵌壁，鬼斧神工，人曰“雁门悬空寺”；白人禅寺，净土祖庭，天赋奇秀，地蕴佛缘，世呼“山西张家界”。唐槐飘香，圣庙挂红，古来进士百零七；鹿石降瑞，杨门宗祭，至今衍裔千有余。阿育宝塔，释佛舍利，中国十九处之一；边靖鼓楼，威镇三关，长城两万里首屈。怀珍纳秀，自然人文。底蕴深厚，四海尊崇。明理重谊，斯土斯民。友善诚待，五洲嘉朋。

今我代州，百业正举，化雨几多春意煦浓。“三大产业”齐推进，“五个突破”竞赶超。若乃上下共识，官民同心，扶正气之有象，革陋俗于无形。少几许空谈，增几分实干。代州再铸辉煌指日可待：春风常绿滹沱岸，特色农业绽放县域奇葩；春风遍吹南北山，矿冶工业撑支立县之基；春风劲度雁门关，旅游产业展露未来之光。旧城旧保，保历史气韵，古城抒古意；新城新建，建现代风尚，新城展新容。

嗟夫！仰壮美之山川兮，热血奔涌；展振兴之大业兮，尽瘁鞠躬；愿我辈齐戮力兮，全盛名城；看来日之代州兮，必将大成。

庚寅秋月于望远斋

勇士亭

1073

古城往事

108

千年乡愁

146

烽火雁门

206

目 录

CONTENTS

001 | 血色旅途

XUESELVU



013 | 铜料磨笄

TONGZHUMOJI

034 | 铁壁铜墙

TIEBITONGQIANG



073 | 勇士辉煌

YONGSHIHUIHUANG

108 | 古城往事

GUCHENGWANGSHI



146 | 千年乡愁

QIANNIANXIANGCHOU

206 | 烽火雁门

FENGHUOYANMEN



附海之滨的广丰，福建游客，在清脆的“咔嚓咔嚓”声中，将客们把关城的美景摄入随身携带的小巧相机内，同壁龛中的山阿与故园作一个邂逅，同梦境里的沧桑与乡土作一次竟敢。这是所有游人的美丽向往。

城楼之上，俯瞰最草滴漏的完全初古故城在风中婆娑在雨，那和情

血色旅途

游客们原来……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没有血腥的雁门关只是白纸一张。与雁门关有关的书册史简，随手翻路走出大漠从……开任何一页——上面，血迹斑斑。

——《血色旅途》

哭过就哭过了，再多的泪水也有擦干的时候；心痛就心痛了，再大的苦难扛扛也就过去了。当雁门关下兵锋直指中原大地的时候，王昭君感到一阵绝望。绝望在无边无沿的清冷中，绝望在翻江倒海的空虚中。曾经冠绝天下、展翅自由翱翔在广阔大漠苍穹之上的“落雁”莫非真的到了羽落翅折、油尽灯枯“雁落”的那一天吗？千年的琵琶或许还在隐隐中拨响，千年的乡愁或许还在漫漫中穿越。和亲亭还在，可主人走了；后来的，都是客。

——《千年乡愁》

古平下……

血色旅途



2011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位于山西省北境闻名天下的雁门关土地。此时,距首届雁门关国际旅游月开幕不足三个月。

走进雁门关的那天,我是一名普通的旅客,走的是与三千年间南来北往无数旅客走过的相同道路。旅人是旅途的生命知音,旅途是旅人的精神园林,知音在园林一聚首,所有的话题和故事都散射出夺目的光彩。于是,在旅途中我突然产生了和三千年的雁门关历史作一番深情恳谈的冲动。

据代县副县长、雁门关风景区管理局局长王凤岗介绍,目前雁门关整个景区恢复性施工城廓主体已完工,但后续补充工作尚有千头万绪,距全部竣工还得两个月时间。

王凤岗肤色黝黑,善言健谈。他是政府官员,不过目前最准确的身份应该是雁门关的主人。这座三年前仅剩两座破败城楼的千年古关遗迹就是在他手里一天天得以在断壁残垣上拔地而起,重获新生。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雁门关正式敞门迎客后,游客大进大出,雄关漫道之上到处是车马奔腾的热闹,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流,到处是北调南腔的口音。因为他相信,雁门关从古至今就有吞吐天下的胸襟和海量。

那天慕名而来的游客全部来自于数千里之遥的江南,其中多数是

南海之滨的广东、福建游客。在清脆的“咔嚓咔嚓”声中,旅客们把关城的美景摄入随身携带的小巧相机内,同想象中的山河与故园作一个比照,同梦境里的沧桑与乡土作一次交融。这是所有游人的美妙向往。

城垛之上,密密麻麻插满的完全仿古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那种清冽脆响似曾相识,又荡气回肠。

游客们虽殊途同归汇聚雁门之巅,却不是巧遇。一部厚重的《雁门关志》,上下三千年之久,有多少游客正是踏着公元21世纪这条旅游线路走出大漠从北门跨过雁门关,走入中原,走向江南。

有人说,欣赏雁门关山川秀色非日暮时分难寻雄浑庄严之感,那时才能真正体验到雁门关的分量。这个想法让我吓了一跳,我实在没胆量也没信心去消受。想想吧:残阳西下,孤雁阵阵,关道森然,或许还有来自大漠深处野狼苍凉的凄厉嚎叫,那到底是一种怎么骇人的场景呢?

我并不惧怕残阳下的孤雁,也不惧怕大漠深处的野狼,怕的是在残阳下孤雁和野狼出没的关道旅途上,突然迎头碰上一群来自斑斑驳驳历史中曾经大量出现又大量消失的游客。

那群最初的游客,健壮的肩头上背的不是厚厚的行囊,而是在夕阳下仍旧闪闪锃亮的甲胄;那群游客,手中紧握的不是灵巧秀气的相机,而是仍然挂着人头淌着鲜血寒铁兵刃。

三千年中的游客们抖落身上关外漫天飞舞的风沙,气喘吁吁地一步步踏上关城,隔着城墙朝南远眺,他们的目光越过关内重峦叠嶂的万千大山,突然被遥远中原大地上宁静的田园风光震得目光呆滞,久久不动。

中原大地,那里江河流翠,山明水秀。



在今山西省东北部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叫代县，背山临水，山名勾注山，水为滹沱河，其地理位置占尽了数千年来古人赞赏不已的绝佳风水。雁门关位于代县之北20公里东西绵延数百公里的勾注山涧之上。

山涧下的官道上，面呈菜色、衣衫褴褛的乞丐们拖着打狗棍，一步三晃地从关楼下蹒跚走过；仪仗威武、车辂辚辚的天朝至尊大摇大摆地从关楼下走过；失意的文人墨客带着一颜凄楚走过；得势的官僚意气风发地走过；一眼望不到头的商队走过；卷荡着西风黄沙的军伍走过。

来就来吧，也许山太高，路太远，累了就坐下歇歇脚，顺便欣赏一下勾注山满目葱绿的景色，听听响彻山涧的激流飞瀑，岂不是人生幸事？北地通往中原只此一条道，山径狭窄，路面颠簸，谁料沿途景色愈来愈美，旅人们身上的疲惫转眼忘在身后。不知是谁站在勾注山之巔轻轻喟叹：背山依水，住在这里真好！

在遥远的年代，地阔人稀的广袤原野成了来自四面八方旅人们垦荒的热土。沿滹沱河开出一块湿润的也许还透着缕缕热气的肥沃黄土，在土壤中播下一粒种子，直至黄土地上那座简陋的同样是由黄土现筑的房顶上冒出缕缕青烟。

游客，成了土著。

这些勤劳的土著把脚下的土地用最原始的工具



打理得阡陌交错，垄畦分明。他们有了第一年的收成，收成相比出发点那块贫瘠的土地出奇的好，粮仓满满的；他们或许还驯服了流浪在田间地头、趁太阳落山寻找食物的野牛、野狗并成了朋友，最终和谐相处。渐渐，房舍前后鸡犬相闻。

群入天地豁然无限生气。

勾注山之内是天堂，这个传闻在荒蛮混沌的岁月通过一批又一批同样寻求幸福生活的旅人们越过茫茫的崇山峻岭传遍山河内外。

既然有肥地可耕，既然有好房可居，既然不再遭受风沙野兽侵扰之



在遥远的年代，地广人稀的广袤原野成了来自四面八方旅人们垦荒的热土。



害,我们就出发。从呼啸的西北风中出发,从漫漫的黄沙中出发,从掘地三丈无水的痛苦绝望中出发。从此,沿勾注山坎坷崎岖的漫漫山道上涌过来无数跌跌撞撞的旅人。他们扶老携幼,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勾注山那条羊肠山道。

劳累、饥渴、极度虚弱,有的人一头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活着的人将他们草草掩埋,擦干泪水毅然南下。狂风大作,雨雪飘飞,倒下的尸体所化的累累白骨,成了后继者迷路手足无措时的坚硬路标。

在勾注山下、滹沱河畔扎根的土著居民们日子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过,一切与生居有关的硬件设施需要从头筑起,当地的水土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更为可怖的是这里是野兽出没之地,个人的力量根本无力招架,于是他们开始聚集而居,逐步形成村落。

为了避免野兽扰害,他们伐木在村落外围栅起一道道围栏,仅留一门出入。于是,第一个以寨命名的要塞在土著们的手中诞生了。

勾注山内这个最早的村落真正成了人间天堂。当他们吃饱喝足了,躺在简陋的土炕上想起山外仍旧有无数亲朋好友守着原本枯竭的土地和荒原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善良的人们一夜间辗转反侧,他们失眠了。

让所有的人从绝望走进新生,从地狱走进天堂,享受富足人生,这是滹沱河畔先民的热望和仁义。

但是先人们苦创的福音传递得越远,诱惑性就越大。世上福音太浓太重,引来的往往不是能够共存共荣的人,而是贪婪成性的野兽。

我试图一直在躲避这个三千年之后想起来仍让人不寒而栗的话题,甚至当我站在新世纪这座挺立勾注山之巅的关城之上,静听周遭游客们欢悦的说笑时,咫尺之遥,关内也好关外也罢,从游人轻松的游览、舒畅的面容,从导游热情的讲解、自信的调度,字字不离雁门关,句句不离雁门关中我仍然想不时宜地捅破、捡拾起那段历史起因。

回望雁门古道,那条曾经埋葬了无数寻找安居福音先民的幽谷中

忽然传来匆匆的步履，踩踏在山石上，嘎嘎作响。

眼前那条长达40里的勾注山涧被先人们踏出浅浅印迹的旅途上淌满了鲜血。鲜血浸泡了寻路的白骨，雁门关在血染的白骨中开始了一部独特的历史。

野兽，终于来了。

三

雁门关的历史仍然与游客有关。游客们正是奔着这块人间天堂从关外的大漠中九死一生摸爬过来的，到达滹沱河畔时，他已因劳累过度跌倒在土著居民的木栅门外。

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足的居民本来都是游客，他们最了解初来乍到的游人，他们需要的是最低的物质需求。有人端来了水，有人端来了用粳米熬成的糊糊，有人递给一大团在灶膛里烧得滚烫炙手的黍米团。在远来的游人面前，他们毫不吝啬，他们倾其所有。

一番救助，外来游人的身体康复了，他受到了最尊贵的接待。今天东家请客，明天西家款待，游人吃饱喝足，开始从小巧的寨门进进出出，沿滹沱河岸四处闲逛。他走出大门，走进田野，走近河道，在闲逛的过程中他的眼睛渐渐发亮，一片片开垦的土地上庄稼颗粒饱满，饱满的果实风中微荡，空气中飘过阵阵幽香。他屏紧呼吸，大口大口地贪婪吞咽。

数天之内，他的脚步走遍了滹沱河两岸。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日子里，半空云霞笼罩大地。回望村落，炊烟四起，发亮的眼睛在那一刻突然闪射出骇人的寒光，眼圈缓缓涨红，嘴角掀起不易察觉的狞笑。

外来游客突然不辞而别，从村落中消失了。居民们害怕极了，难道失足落水、掉落山涧或者被野狼生生活吞了？游客并没有被野狼活吞，但他的心被狼吞吃了。

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午夜，整个村落进入梦乡。从勾注山涧的深谷中涌出一伙黑影，领头人正是在滹沱河岸“消失”的那名游客。黑影们悄无声息地接近村落，在村边戴上了黑色面罩。

强盗都没有面目见人，尤其是恩将仇报的强盗兼小人。强盗尚有舞刀弄剑的理由，小人不需要。

冲在最前面的、曾经被村人当贵客相待的游客兼具了强盗和小人的秉性。在寨门外，最先飞起一脚将寨门踢倒的是他，最先冲进村落挥起手中兵刃将扑上来的看家犬砍翻在地的是他，最先放火的居然也是他！

村寨成了火海。

放火的游客无名无姓，原因在于他不光是一名小人兼强盗，所做之事为人所不齿。作为人，他应该是有名字的，只不过历代史学家或民间百姓看到他的名字，尤其是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时，仇恨和耻辱同时爆发，不约而同将他的名字丢弃在勾注山的寒风中，甚至连那个夜晚发生的一切都远远避开。

披着羊皮的狼与青史无缘。

按照事先约定，外来游客作为领头人，他下手狠毒，出刀迅速，斩草除根，不留活口，否则他无颜面见照料他、给他端水递饭的村人。火光中印出一张张魔鬼一样狰狞的脸，扭曲、可憎。

历史上第一座代州城的雏形在滹沱北岸神速地拔地而起又同样神速地毁灭。

天亮时，一伙小人和强盗成了村落的新主人。强盗和小人的眼中只有这块肥沃的土地。贪婪一朝成性，个体就丧失了人性。

埋葬了第一批开垦出荒原的游客，他们面无愧色地住进了原来土著们辛苦垒筑起的房屋，使用原来土著们精心打造的工具，开始在长势良好的庄稼园内不劳而获。当然，他们不忘聚在黑夜的火堆旁谨慎而严



肃地总结如此轻易占据一方热土、土著居民们一夜败亡的经验教训。强盗和小人的会议开了整整一夜，最后一致认为，想要长久保存他们的领地，不被别人侵占，不光要在领地上层层架设坚固的防御体系，关键要在心里设防。

粗壮的木材代替原来的灌木沿村落扎成一个真正意义的寨墙，面积比原来扩展数倍，防御能力自然大幅提高。在修建新家园的过程中，他们不忘招呼自己的亲人朋友来此居住，村落逐步壮大。

任何不靠双手劳作得来的利益，终究心虚。除了在窃取实际利益客观上快速地主客异位之外，关键要在精神上将自己主人的角色迅速定型。这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也是个让他们吃不下饭、夜不能寐、心神不定的痛苦过程，说不定就在烧饭的灶膛里，有孤鬼冤魂突然跳出来向他们索命。

一个恐怖的传言悄悄蔓延：有人半夜里亲耳听到村寨之外的山谷中有乱踏踏的脚步声传来。

有强盗！

自古强盗不怕平民，强盗的克星仍然是强盗。

勾注山间的狭窄小路是外来者的唯一通道，他们比谁都清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迅速得到了一致通过：在勾注山涧险要之处建起寨墙，阻挡外来者侵入。

俨然以主人自居的强盗和小人们涌向勾注山涧，他们选择了在距村落40多里道路最狭窄、最险要的地段伐木建墙，试图将关内关外永久相隔。淌满第一代旅人鲜血的旅途上，高大的寨墙终于建成。

高大的寨墙，其首要的作用就在保境安民。接下来的事实无数次证明：他们错了。旅途上的诱惑既然引来了一群贪婪的狼，更能引来一群嗜血的豹。